



子計畫四：四河流域客語的社會語言學研究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97-0399-05-0301-04

執行期間：97年01月01日至97年12月31日

計畫主持人：曹逢甫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張瑩如、余承勳、曾鈺娟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請勾選)**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三日



四溪流域客語的社會語言學研究

中文摘要

新竹縣新埔鎮四海客家話研究

當語言與語言之間的接觸到達一定的密集程度時，往往會對彼此的結構產生影響，引發了所謂的接觸演變，次方言與次方言之間更是如此。在台灣的客家話次方言中以說四縣客家話與海陸客家話的人為大宗，因此在這兩者密切接觸下的產物就是一般所稱的「四海話」。

四海話的研究自鄧盛有(2000)的碩論以後研究者已有一些(見鄧盛有 2001, 2002a, 2002b, 2003, 鍾榮富 2006, 張素玲 2006)，但基本上他們都是以一地點如新竹峨眉、關西，桃園平鎮，楊梅等少數幾人之樣本所作的概化論述，這樣的研究當然對吾人關於接觸演變的了解有不少助益，但在語言現象的代表性上明顯地有其侷限性，也比較不能顯現演變的方向以及演變中的所牽涉到的語言學以及社會語言學的機制。為了克服上述的困難本研究將傾數人之力在半年時間調查新竹新埔鄉某些以說四縣客家話為主的村子，在四周海陸客家話的包圍下所引起的語言調適現象。我們將在語言、語法、構詞(尤其是小稱詞)、詞彙等方面進行語料的全面蒐集，蒐集的同時並將控制性別、年齡以及方言背景等社會因素，在經過整理分析之後，這些資料將拿來與附近的新竹海陸客家話及苗栗四縣客家話作一全面的比對以推斷在該村所發生的變化，參與其中的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學機制，以及未來的演變方向，我們並且將拿我們的結論與鄧盛有及鍾榮富的結論作一比較，最後我們會對台灣四海客家話的共同特色以及對接觸引發的語言演變機制進行深入的討論。

關鍵詞：次方言 四海客家話 語言接觸 語言演變 社會語言學

英文摘要

A Study on Si-Hai Hakka in Hsinchu

After a frequent contact between languages, languages may generally affect each other's language structures, and consequently, a language shift is induced. It occurs particularly between sub-dialects. The sub-dialects of Hakka in Taiwan mainly involve two dialects, i.e. Si-Xien Hakka and Hai-Lu Hakka. Si-Hai Hakka, therefore, arose as the consequence of frequent contact between these two specific dialects.

The studies on Si-Hai Hakka appeared firstly in Deng's (2000) thesis, and also in Deng (2001, 2002a, 2002b, 2003), Chong (2006) and Chang (2006). However, among these studies, only one specific place was chosen, e.g., 峨眉 Emei, 關西 Kuanhsi in Hsinchu, and 平鎮 Pingjen, 楊梅 Yangmei in Yaoyuan, and demonstrated based on just few consultants. This kind of studies certainly benefit my understanding about language shift induced by contact, in contrast, apparently have limits on the representative of linguistic phenomenon. Furthermore, they also have restrictions on



reveal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language change and representing relevant mechanisms of linguistics and sociolinguistic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investigate the phenomenon of language accommodation in a village of Si-Xien Hakka surrounded by Hai-Lu Hakka in 新埔 Sinpu in Hsinchu during a half year. We will collect the data in depth on language, syntax, morphology (especially on diminutive), vocabulary, and in the meanwhile, control the social factors, for instances, sex, age,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alects. After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the data will be compared with neighboring Hai-Lu Hakka in Hsinchu nad Si-Xien Hakka in Miaoli in depth. Thus, to infer which the linguistic or social factors involved caused the changes in the village and the direction of shift in the future. We will further compare our conclusion with Deng's and Chong's, and in the end, demonstrate the features generally found in Si-Hai Hakka around Taiwan as well as the triggers of the mechanism of language shift.

Keywords: sub-dialect, Si-Hai Hakka, language contact, language shift, sociolinguistics

壹、前言

當語言與語言之間的接觸到達一定的密集程度時，往往會對彼此的結構產生影響，引發了所謂的接觸演變，次方言與次方言之間更是如此。在台灣的客家話次方言中以說四縣客家話與海陸客家話的人為大宗，因此在這兩者密切接觸下的產物就是一般所稱的「四海話」。鄧盛有(2000)指「四海話」即「四縣話與海陸話相互接觸後，使得四縣話或海陸話原有的語音、詞彙、甚至語法，產生改變（包括四縣變成海陸，或海陸變成四縣），所形成的特殊客家話，另一方面，羅肇錦(2000)更認為「四海話」應是台灣未來客家話的優勢語言。

本文以新竹縣新埔鎮為研究地點，新埔鎮特點在於它有甚多的說海陸話的居民和相對少數的四縣話之居民在此比鄰而居，而且經過多年生活上的互動，已漸漸產生了四縣客家與海陸客家話的混合語，即「四海話」。我們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新埔鎮裡以四縣客家話為母語的客家人，在相對多數的海陸客語包圍影響之下，他們的四縣客家話的音韻結構是否已經產生了改變，又或者有哪些特別的語言現象產生；另一方面，我們也針對不同年齡層並且以四縣客家話為母語的客家人分別蒐集語料，進一步檢視其中的異同處，以探討是否有其他因素也影響了語言本身。

最後，我們也蒐集了新埔鎮在地的海陸客家話，並且與四縣客家話做進一步的比較分析，以探討其中異同或是可能的相互影響之因素。

貳、研究目的

根據文獻以及實際的訪談，新埔鎮是以客家人為主要族群，此地區的客家話以海陸與四縣客語（以下簡稱海陸與四縣）為主，尤以海陸為多，說四縣者僅存於某幾個姓氏之族人。本文以新竹縣新埔鎮「四海話」為研究對象，主要在於探討新埔鎮的強勢語言海陸話對於該區四縣話所造成的影響以及改變，並且藉由老中青三代發音人來觀察新埔鎮「四海話」的現況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¹

參、文獻探討

鍾榮富(2006)以花東、桃園以及苗栗地區的四海客家話形成為例，超越以往的新語法理論、衍生理論等，以優選理論來解釋台灣四海客家話的形成方向。本文首先介紹四縣與海陸在聲母、韻母以及聲韻上面的區別，用以界定四海客家話的定義，進而由聲韻調的不同，深入探討並且區分四海客家話為五種類型：(a)聲韻為四縣，調為海陸。(b)聲韻為海陸，調為四縣。(c)聲母為海陸，韻及調為四縣。(d)聲調為四縣，韻為海陸。(e)聲母為海陸，韻調為四縣。鍾榮富以優選理論可設定制約限制及排序的特性，解釋四海客家話的不同類別形成源於排序上的差異。

呂嵩雁(2004)主要著重在宜蘭、花蓮以及台東的客語，先以共時方法分析台

¹ 詳見本計劃之子計劃所作之分佈情形。

灣各客語次方言的語言現象，輔以地理學與歷史的角度來觀察、了解客家話在接受不同方言的影響下，如何發展演變並分析未來可能演變的方向。因政治或社會文化上的優勢，客語在歷史上主要受到閩南語、日語以及國語的影響。在閩語方面，客家人學習閩語的方式分為語音以及詞彙借用，其中語音部分以只借用韻母的接受度最高；日語方面，由於拼音系統的限制，客語直接借用日語發音，並且僅侷限在部分詞彙中；國語則使得客家的中古音韻特色消失殆盡，例如：入聲韻發音錯誤、全濁清化後送氣成分消失等，語彙方面也出現了國語式客家詞彙，例如：「板圓」說成「湯圓」、「時節」說成「時候」等。最後，作者指出客語次方言之間亦會有互相學習的趨向，特別是以母語是海陸、饒平、詔安、永定的客家人會想學習台灣客語的主流四縣話(作者認為以海陸學習四縣居多)，因此造成「四海話」的形成。作者也認為若四海話繼續擴散下去，純四縣和純海陸的客語音韻結構將逐漸減少，甚至被取代。

羅肇錦(2000)試圖重現台灣早期客語分佈的面貌，特別著重在「閩西客」失落以及「漳州客」的消失兩項議題。「閩西客」指的是永定一帶移墾台灣的閩西客家人，由於當時的閩西客語與四縣客家話差異甚大，幾乎無法溝通，居住閩南區的閩西客後代改說閩語，而竹苗一帶的則改說四縣或海陸，桃園一帶則仍存有部分鄉親會說永定話，但也受四縣影響形成特殊的永定話。漳州客語指的是清康熙至乾隆年間，自南靖、平和、詔安等縣來台的漳州客家人所說的客語。漳州客語因與廣州的四縣海陸並不相通，以為自己說的是閩南話的一種，但又無法與泉州漳州的閩南話溝通，久而久之許多漳州客就改說閩南語。至於未來台灣客家話的優勢語言，作者指出應是「四縣聲調為基礎，聲母韻母保有海陸特徵」的「四海話」。

王福堂(2005)曾討論漢語方言由其他方言借入詞彙而導致的語音變化以及其特色。在借詞進入方言時，並非借入借詞的整體(音節)，而是只有借入異方言的部分音類(聲母、韻母或聲調)，經過折合後可與方言中原有的音類組合成音節，亦或是與原有音類同時存在造成疊置，形成文白異讀(異音類為讀音，原音類為口語音)。但文白異讀不僅限於兩讀，不同時期或不同地區借入的異音類可形成多組文白異讀，或異方言音類與原音類不按文白層次組合，而形成多個字音。文白異讀競爭主要是向權威方言靠攏的需求，如果需求放棄，競爭可能停頓，但是一般文白競爭的結果都是以口語音消失告終，部分的口語音僅保留在人名、地名或某些特殊的結構中。

張素玲(2005)以新竹縣關西鎮內的客家話為例，探討海陸與四縣客語的混同關係。鎮內的東平里緊鄰著講海陸客語的新埔、竹北，與鎮中心的南山里講四縣客語所呈現的情況不同，作者分別以東平里與南山里為海陸客語以及四縣客語的代表地點，並且加以比較兩者之間的異同，另一方面，作者進而與苗栗的四縣客語做更進一步的綜合比較分析。根據調查結果發現，南山里的四縣客語除了聲調之外，聲母與韻母都與東平里的海陸客語有很大的相似性，而與苗栗的四縣客語呈現不同的面貌，只有聲調完全與苗栗的四縣客語相同；由此可知，在混同關係

中，東平里的海陸客語相較於南山里的四縣客語，在語言上是扮演較為優勢的角色，驅使南山里的四縣客語往東平里的海陸客語靠攏。

鄧盛有(2003)分別從新竹縣兩個四縣與海陸客語混和所形成的「四海話」代表點：關西以及峨眉的客家話，探討客語在語言接觸後所產生的語言演變的現象。而作者根據調查結果發現，第一，不同的語言在互相接觸之後，往往會有語言演變的現象發生，而此種現象也會發生在同一方言中的不同次方言相互接觸時，而「四海話」正屬此例；第二，由「四海話」的情形，作者發現聲母、韻母、聲調和詞彙的演變速度並不一致，大抵來說，詞彙是最容易發生演變的，而聲調是最難發生改變的；第三，四海話中所產生的特殊聲韻結構多為「海陸聲母 + 四縣韻母」的情形，由此可知，海陸聲母和四縣韻母的結合強度比四縣聲母和海陸韻母來得強；第四，峨眉的海陸客語與關西的海陸客語因而成為優勢語言，除了制度上的優勢、經濟力量、人口因素之外，可能還包含政治力、經濟力強弱的因素在內。

鄧盛有(2005)調查桃園縣平鎮市與楊梅鎮的四海話，兩地各以四縣客語與海陸客語為主，在其中作者分別在兩地各發現了四種類型的四海話，它們的聲韻系統、詞彙與四縣或海陸各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而根據調查結果發現，與關西、峨眉的四海話有類似的結論，即作者發現雖然聲、韻、調和辭彙的演變速度並不相同，但一般來說，詞彙是較易發生演變的，而聲調是最難改變的；另一方面，四海話中所產生的特殊聲韻多為「海陸聲母 + 四縣韻母」的情形，顯見海陸聲母和四縣韻母的結合強度比四縣聲母和海陸韻母來得強。

葉瑞娟(1998)分別從音韻、詞法、語意、語用等不同的層面，探討在新竹縣新埔鎮的四縣客家話中「兒」的特質。首先，由於客家話中的「兒」與古代官方話中的「兒」(本義為「嬰兒」)在音韻與用法上有極大的相似性，作者認為兩者同源，而客家話中的「兒」則是經過不斷地虛化(grammaticalization)的過程，逐漸成為只具語法意義的單位。在音韻層面，作者發現當「兒」語詞跟結合時，假若詞跟的尾部(coda)是無聲塞音(voicless plosives)p, t, k 或鼻音 m, n, ŋ 時，會以同部位音(homorganic)或原形式的方式擴展到「兒」的音節首(onset)，使得「兒」的音節結構由原來的 V 變成 CV；在詞法層面，「兒」不能獨立使用，只能當作後綴(suffix)使用，做名詞化標記，具有辨意、轉換詞類和造詞三種功能；在語意層面，「兒」也已失去詞彙意義，只擔任「施事者」和「工具」兩種論旨角色；在語用層面，「兒」一方面可以縮短說話者與聽話者的距離，另一方面，可以表示負面的情緒意義。

肆、研究架構與方法

為了解新埔鎮「四海話」的特色，並與其他地區的「四海話」相比較，我們將從聲韻調三個角度來切入四海話與「純四縣」、「純海陸」之異同。小稱部分，小稱詞在海陸系統最明顯的形式是[e⁵⁵]，而在四縣系統裡面大多為[e³¹]，我們將此角度切入觀察新埔鎮「四海話」使用者，是採用何種小稱系統，是否有變調或

者是其語用上功能的不同等現象。

此次研究我們共訪問了三位四縣發音人以及一位海陸發音人，發音人資料如下：

姓名	性別	年齡	職業	住地	本人使用語言	教育程度	備註
林雪梅 (以下簡稱四縣 A)	女	61	商	新埔鎮 田新里	四縣客語	國小	祖母使用四縣客語，居住新埔 41 年
謝明勳 (以下簡稱四縣 B)	男	43	公	新埔鎮 南平里	四縣客語	二專	世居新埔
謝昌宏 (以下簡稱四縣 C)	男	34	工	新埔鎮 南平里	四縣客語	專科	世居新埔
余美容	女	48	業務	新埔鎮	海陸客語	專科	婚後曾搬到關西約 10 年，父親使用海陸客語

伍、研究成果與發現

在新埔強勢語言海陸的影響下，居住在新埔的四縣客家人在某種程度上，勢必有所改變。我們不僅是拿當地的海陸與四縣相比，我們也希望能藉由比較老中青三代「四海話」之不同，分析新埔鎮「四海話」的演變歷程，甚至推論未來可能發展的趨勢，並且與其他地區之「四海話」相比較。

一. 聲母：

聲母的部分筆者主要針對四縣海陸之聲母區別做觀察。首先，無論是四縣 A、四縣 B 或四縣 C，聲母的數量都與海陸相同，即能區辨舌面音[tʃ,tʃ',ʃ]與舌尖音[ts,ts',s]兩組，但三者仍有部分的差異。我們發現四縣 A 使用舌尖音的比率略高於四縣 B 和四縣 C，亦即四縣 B 與四縣 C 對於海陸的舌面音聲母接受度較高，這似乎說明年齡與受到海陸影響的程度高低相關。以下列出部分例字供參考：

例字	四縣 A	四縣 B	四縣 C
刷	sot ⁵	sot ⁵	sot ⁵
車	tʃ'a ² □	tʃ'a ² □	tʃ'a ² □
(甘)蔗	tsa ^{5 5}	tʃa ^{5 5}	tʃa ^{5 5}
燒	seu ² □	ʃau ² □	ʃau ² □

顎化現象在四縣 A、四縣 B 及四縣 C 皆可發現，但亦呈現程度上的差異。與四縣 A 相較之下，四縣 B、C 的顎化現象發生比例較高，尤以四縣 B 的比例

最高。此一現象乍看似乎與文獻紀錄有所出入，但依照筆者推測，四縣 B、C 的顎化現象可能是受國語的影響，而非受到四縣之影響。另須一提的是，根據筆者實際調查，新埔當地之海陸亦有顎化的現象，因此顎化現象是否可以當作是新埔鎮四縣的特徵之一，或四縣 B、C 的顎化現象究竟是受到哪種語言影響，依目前筆者手上的語料尚難以判定。以下列出部分例字：

例字	四縣 A	四縣 B	四縣 C	新埔海陸
父子倆	li ³¹ tsi ³¹ ʒa ¹¹	li ³¹ tɕi ³¹ ʒa ¹¹	li ⁵¹ tsi ⁵¹ ʒ a ¹¹	li ² tɕi ² ʒa ⁵⁵
西瓜	si ¹¹ kua ²	ɕi ¹¹ kua ²	si ¹¹ kua ²	ɕi ⁵¹ kua ⁵¹
樹 ²	ʃu ⁵⁵	ɕiu ⁵⁵	ʃu ⁵⁵	ʃu ³³

在先前的文獻中曾提到，海陸聲母的特徵舌面摩擦音[ʒ]僅出現於高前元音[i]之前，而在新埔的語料中我們發現兩種變化型態。第一，由於客語中介音逐漸弱化，使得摩擦音[ʒ]產生的音韻環境發生特殊變化，此種變化在三代的四縣 A、B、C 皆可見：

例字	四縣發音	規則 1： [ʒ]-增加 律	規則 2：介 音[i]消失	規則 3：韻 母系統性 對應(選 擇性)	四海發音	發音人
搖	/ieu/	[ʒieu]	[ʒeu]	[ʒau]	[ʒeu]/ [ʒau]	四縣 A/四縣 B、C
雲	/iun/	[ʒiun]	[ʒun]	-	[ʒun]	四縣 B
圓	/ien/	[ʒien]	[ʒen]	[ʒan]	[ʒen]/[ʒan]	四縣 A、C/四 縣 B

除了音韻環境的改變，在新埔四海話中[ʒ]的插入仍非絕對必要，例如在「數字一」的例字當中，我們發現[ʒ]呈現不規則的插入情形，我們以四縣 A 的田調語料為例：

例字	四海
一角	[ʒit ² kok ²]
一點	[ʒit ² tik ⁵]
一會	[ʒit ² ha ⁵]
一朵	[it ² lui ³¹]
一把	[it ² pa ³¹]

根據以上語料，我們可以推論雖然新埔的「四海話」尚保留部分的四縣特徵，但總括而言，新埔的四海話聲母大部份呈現海陸聲母的特徵，且由三代的發音人之語音現象看來，新埔「四海話」受海陸之影響越來越深。

二. 韻母：

² [□iu□□]可能是借自閩南語。

韻母調查筆者重點放在四縣海陸在韻母的對應關係上。根據先前提到的七種對應關係，筆者設計了一份字表(共 63 個字)作為調查，以下為統計的結果：

	四縣	海陸
(1)	(i)eu	(i)au
四縣 A	78%	22%
四縣 B	0%	100%
四縣 C	0%	100%
(2)	(i)en/(i)et	(i)an/(i)at
四縣 A	87%	13%
四縣 B	33%	67%
四縣 C	73%	27%
(3)	ie	ai
四縣 A	20%	80%
四縣 B	0%	100%
四縣 C	0%	100%
(4)	唇音+ i	唇音+ ui
四縣 A	14%	86%
四縣 B	17%	83%
四縣 C	20%	80%
(5)	i	oi
四縣 A	0%	100%
四縣 B	0%	100%
四縣 C	0%	100%
(6)	i + 韻尾	i + 韻尾
四縣 A	0%	100%
四縣 B	0%	100%
四縣 C	0%	100%
(7)	u	iu
四縣 A	11%	89%
四縣 B	11%	89%
四縣 C	11%	89%

由上表我們可以發現，新埔「四海話」韻母已從四縣韻母漸漸演變接受海陸韻母。四縣 A、B 及 C 在韻母的使用上，海陸韻母使用率皆已高達 70% 以上。其中四縣 A 的海陸韻母使用率約占 70%；四縣 B 海陸韻母高達 92%；四縣 C 亦有 85% 的海陸韻母。由此我們可以推論，新埔「四海話」韻母已朝著海陸演變中，而且呈現與聲母類似的現象——愈年輕的四海發音人受到海陸影響愈深³。

³ 四縣 B 發音人在韻母方面，甚至其他語言現象，都顯示出四縣 B 比四縣 C 受海陸影響更深。

三. 特殊聲韻：

在調查新埔四海話的聲母及韻母時，我們試圖尋找「四縣聲母+海陸韻母」以及「海陸聲母+四縣韻母」的特殊聲韻結構，以下為整理過後之結果⁴：

	特殊聲韻	四縣 A	四縣 B	四縣 C	例字
海陸聲母 + 四縣韻母	tʃ tʃ'+ i ɿ	X	X	X	ʃ i ⁵⁵ 時
海陸聲母 + 四縣韻母	tʃ tʃ'+ im ɿ	X	X	X	tʃ i m ² □ 針
海陸聲母 + 四縣韻母	tʃ tʃ'+ ip ɿ	X	X	X	tʃ' ip ² 汁
海陸聲母 + 四縣韻母	tʃ tʃ'+ in ɿ	X	X	X	ʃ in ¹¹ 神
海陸聲母 + 四縣韻母	tʃ tʃ'+ it ɿ	X	X	X	tʃ' it ⁵ 姪
海陸聲母 + 四縣韻母	tʃ tʃ'+ eu ɿ	X	X	X	ʃ eu ² □ 燒
海陸聲母 + 四縣韻母	tʃ tʃ'+ u ɿ	X	X	X	ʃ u ⁵⁵ 收
海陸聲母 + 四縣韻母	ʒ + (i)eu	○	X	X	ʒ(i)eu ¹¹ 畚
海陸聲母 + 四縣韻母	ʒ + (i)en	○	X	○	ʒ en ² □ 煙

此種現象似乎是反駁了筆者的推論（越年輕的發音人受海陸影響越深），但深入的觀察可以發現四縣 B 在鎮公所工作，由於他的工作需要長期與說海陸話的鎮民接觸，因此他的「高度海陸化現象」似乎可以得到蠻合理的解釋。

⁴ 特殊聲韻結合之例字及結構參照自鄧盛有(2005)，〈語言接觸後的語言演變情形——以桃園縣「四海話」為例〉。

四縣聲母 + 海陸韻母	ʒ + (i)et	○	X	○	ʒ(i)et ⁵⁵ 越
四縣聲母 + 海陸韻母	Ø + (i)au	X	X	X	iau ² □ 腰

由上表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四縣聲母+海陸韻母」亦或是「海陸聲母+四縣韻母」的特殊結構，在新埔的四海話中皆屬鮮例。新埔四海話之聲韻結構以「海陸聲母+海陸韻母」為大宗，與鄧盛有先生在新竹縣關西及桃園縣楊梅、平鎮等地所發現之四海話（海陸聲母+四縣韻母之重組能力較高）略有不同。除了地區性歷史文化背景的差異外，筆者以為亦可能是發音人背景不同所致（鄧盛有先生的發音人多以五十歲以上為主，而本次研究對象則是擴及老中青三代發音人），但可以確認的是新埔鎮之四海話在聲母韻母方面正朝著「全海陸」的方向改變。

四. 聲調：

新埔鎮的四海話在聲調方面，除了小部分的上聲調值差異外，其他大致上與四縣相同。下表為四縣 A、B、C 在聲調方面的統計數字：

	四縣聲調	海陸聲調
四縣 A	100%	0%
四縣 B	87%	13%
四縣 C	100%	0%

由上表我們可以發現，四縣 B 在聲調方面並非純四縣，而參雜了部分的海陸聲調。在進行田野調查時，筆者發現四縣 B 發音人有聲調混淆的現象，發音時無法區辨自己發的為四縣聲調亦或海陸聲調，顯示四縣 B 受到海陸影響甚深。

此外，四縣 B 還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在四縣以及海陸客語中，「番茄」都是讀作[t'o¹¹ ma⁵⁵ to¹¹]因為這個字原先都是借自日語的發音，但四縣 B 發音為[t'o⁵¹ ma¹¹ to²□]。筆者推測此為聲調的「矯枉過正」，四縣 B 將[t'o¹¹ ma⁵⁵ to¹¹]之聲調歸類為海陸聲調，因此被要求發四縣聲調時，四縣 B 以系統性聲調相對來發音而形成[t'o⁵¹ ma¹¹ to²□]。

五. 詞彙：

羅肇錦先生在其著作《台灣的客家話》的第七章，列出了十個地區（竹東、苗栗等）之次方言在客語詞彙使用上的異同，但多數屬於系統性的聲韻調差異。鄧盛有先生在〈台灣四縣客語與海陸客語的比較研究〉的文章中，共發現了 150 個四縣與海陸間明顯差異的日常用語。筆者主要參考鄧盛有先生的字表，共計 112 個字彙進行調查⁵，下表為三代發音人在詞彙上使用之差異：

⁵ 鄧盛有先生發現的 150 個詞彙中，筆者只採用 112 個作為調查字表，主因為部分差異全為系統性的語音差異。其次，部分詞彙較難（較少使用），例如：銀河、空襲警報等，為了考慮到三代發音人實際的使用情形，因此亦不將此類詞彙納入統計。

	與四縣相同	與海陸相同	四縣海陸併用	其他
四縣 A	20%	70%	3%	7%
四縣 B	11%	79%	0%	10%
四縣 C	9%	76%	0%	5%

上表所述「與四縣相同」及「與海陸相同」包含聲韻調完全相同以及「部分」系統性語音差異。「四縣海陸併用」則為特殊現象，發音人各從四縣以及海陸詞彙取其部分（或全部）後結合成新的字彙。以下為「四縣海陸併用」詞彙之整理：

詞彙	四縣	海陸	四縣海陸併用	發音人
籬籃	k'uai ⁵⁵ t'uŋ ¹¹	tʃ'u ¹¹ lui ² □	k'uai ⁵⁵ lui ³¹	四縣 A
謝謝	an ³¹ tsi ³¹ se ⁵⁵	ʃin ⁵⁵ muŋ ⁵⁵ ŋi ⁵⁵	ʃən ⁵⁵ muŋ ⁵⁵ ŋi ⁵⁵ an ³¹ tsi ³¹ se ⁵⁵	四縣 A

至於「其他」的部分，則包含發音人不會說，以及「國語式客語」。發音人不會說的詞彙多是現代社會少用的詞彙，例如：髮簪。「國語式客語」則是發音人已不記得正確客語的說法為何，而以國語直接轉換成客語來稱呼，例如：一「塊」田，發音人直接發音為[te⁵⁵]。

從詞彙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三位發音人的詞彙使用都以海陸為主，但仍存有比例上之差異。「與四縣相同」比例之高低，似乎是與發音者年紀成正比，年紀最長的四縣 A 比例最高，後依年紀遞減，但「與海陸相同」卻無按比例遞增。四縣 B 的「詞彙海陸化」程度最高，應與前面在語音方面的解釋相同，亦即為工作的關係，因此受海陸影響甚深。至於「四縣海陸併用」的現象，皆來自四縣 A，似乎與鄧盛有(2003)指出四縣客家人和海陸客家人使用詞彙時經常是涇渭分明之結論不符。此一特殊現象是否足以成為「四海話」特徵，尚需要蒐集更多語料才可定論。

六. 小稱

1. 小稱詞的音節結構

葉瑞娟(1998)提及在客語中，當小稱詞與詞根結合時，若詞根的尾部(Coda)是塞音(voiceless)[p, t, k]或鼻音[m, n, ŋ]時，這些音會以同部位音(homorganic)⁶或原形式的方式擴展到小稱詞的節首音(onset)，而小稱詞的音節結構會從原本的 V 變成 CV，鍾榮富(2005:366)稱此種現象為韻尾擴展(coda spreading)，且並不限定在輔音韻尾，元音韻尾也有此種現象發生，張素玲(2005)在關西客家話中，也發現有此種同化作用的現象。

在我們的調查中，發現詞根的尾部為塞音或是鼻音時，接上小稱詞後，確實有這種韻尾擴展的現象產生，然而另一方面，我們還發現若詞根的音節結構為開音節(open syllable，即 CV)時，在加上後綴的小稱詞後，其元音音質也會影響小稱詞的音節結構，使其由 V 變為 CV，以下我們分別探討這三種情形。

⁶ 當兩個語音具有同樣的發音部位時，這兩個音即為同部位音(葉瑞娟 1998)。像是[p]和[b]的發音部位都在雙唇(labial)，它們就是同部位音。

1.1 詞根詞尾為塞音

客語有三個塞音韻尾[p, t, k]，在語料中我們可以發現，當有塞音韻尾的語根與小稱詞相結合時，其塞音[p, t, k]會擴展到小稱詞的節首音，使其由 V 變為 CV；另一方面，這些擴展到小稱詞首的塞音會有濁化現象，而其中塞音[k]有時候甚至會變為同部位的濁擦音[ɣ]，在所有發音人的語料裡面，雖然四位所使用的小稱詞形式不儘相同，但我們都可以發現此種現象，以下我們根據不同發音人，分別整理出列表如下：

四縣 A：

濁化過程	例子	釋義
[p]→[b]	hap ⁵ be ³¹	盒子
	kiap ⁵ be ³¹	夾子
[t]→[d]	ʃui ³¹ fut ⁵ de ³¹	水坑
	ts ^h et ⁵ de ³¹	賊
[k]→[g] or [ɣ]	kuai ³¹ nuk ² ge ¹¹ /ɣe ¹¹	蚯蚓
	sok ² ge ¹¹ /ɣe ¹¹	繩子

四縣 B：

濁化過程	例子	釋義
[p]→[b]	hap ⁵ bə ³¹	盒子
	kiap ⁵ bə ³¹	夾子
[t]→[d]	ts ^h at ² də ³¹	鏟子
	sot ⁵ də ³¹	刷子
[k]→[g] or [ɣ]	tsok ² gə ³¹ /ɣə ³¹	桌子
	sok ² gə ³¹ /ɣə ³¹	繩子

四縣 C⁷：

濁化過程	例子	釋義
[p]→[b]	hap ⁵ bə ³¹	盒子
	kiap ⁵ bə ³¹	夾子
[t]→[d]	ts ^h at ² də ¹¹	鏟子
	sot ⁵ də ³¹	刷子
[k]→[g] or [ɣ]	tsok ² gə ¹¹ /ɣə ¹¹	桌子
	sok ² gə ¹¹ /ɣə ¹¹	繩子

新埔海陸：

濁化過程	例子	釋義
[p]→[b]	hap ² bə ^{5 5}	盒子
	kiap ² bə ^{5 5}	夾子
[t]→[d]	tʃ ^h it ² də ^{5 5}	姪子
	fut ² də ^{5 5}	刷子
[k]→[g] or [ɣ]	vuk ⁴ gə ^{5 5} /ɣə ^{5 5}	屋子

⁷ 在詞根詞尾為塞音時，四縣 C 與四縣 B 在小稱詞的音節形式上大致上相同，只有聲調略有差異，請見 1.2.說明。

	kuai ³³ nuk ² gə ^{5 5} /ɣə ^{5 5}	蚯蚓
--	--	----

1.2. 詞根詞尾為鼻音

鼻音[m, n, ŋ]也會擴展到小稱詞的節首音，而其不需要經過任何語音上的變化過程，直接以原形式擴展，四位發音人的發音結果都呈現同樣的現象，例子如下表：

四縣 A：

	例子	釋義
[m]	ʃam ¹¹ me ¹¹	蠶
	kam ²⁴ me ³¹	柑橘
[n]	mun ²⁴ ne ³¹	蚊子
	han ³¹ ne ¹¹	蜆子
[ŋ]	ts ^h oŋ ¹¹ ŋe ¹¹	蟲
	t ^h oŋ ³¹ ŋe ¹¹	桶子

四縣 B、四縣 C、新埔海陸⁸：

	例子	釋義
[m]	ts ^h am mə	蠶
	kam mə	柑橘
[n]	mun nə	蚊子
	kon nə	罐子
[ŋ]	tʃ ^h uŋ ŋə	蟲
	t ^h oŋ ŋə	桶子

1.3. 詞根為開音節或是詞尾為元音

若詞根為開音節或是詞尾為元音的話，接上小稱詞後，其元音音質也會影響小稱詞並使小稱詞由 V 變為 CV，而開音節或是詞尾元音影響小稱詞最常見的為 [i] 與 [o, u]，其中 [i] 加接小稱詞後，常常會使得小稱詞節首產生介音 [j]，而 [o, u] 加接小稱詞後，也會使小稱詞節首產生介音 [w]，四位發音人皆有此種現象發生；另外，比較特別的是，當開音節或是詞尾元音為 [a] 時，其與小稱詞加接後，不但影響小稱詞本身元音音質，更而將本身元音音質擴展，使得小稱詞語音形式變成雙元音，只有四縣 A 的發音結果有此種現象，其他人皆無。

四縣 A：

	詞根	例子	釋義
[i]	開音節	li ¹¹ je ¹¹	梨子
	詞尾為元音	moi ¹¹ je ¹¹	梅子
[o]	開音節	t ^h o ¹¹ we ¹¹	桃子
	詞尾為元音	k ^h io ¹¹ we ¹¹	茄子
[u]	開音節	t ^h u ^{5 5} we ³¹	兔子
	詞尾為元音	heu ¹¹ we ¹¹	猴子

⁸ 此表例字的語音形式裡，除了聲調之外，聲、韻結構在四縣 B、四縣 C 與新埔海陸的發音結果上皆相同，因此為了節省篇幅，此表例字皆省略聲調標記，呈現四縣 B、四縣 C 與新埔海陸與四縣 A 的差異（即小稱詞的形式）。

[a]	開音節	sa ²⁴ ai ³¹	沙子
	詞尾為元音	muk ² kua ²⁴ ai ³¹	木瓜 ⁹

四縣 B、四縣 C、新埔海陸¹⁰：

	詞根	例子	釋義
[i]	開音節	li jə	梨子
	詞尾為元音	moi jə	梅子
[o]	開音節	t ^h o wə	桃子
	詞尾為元音	k ^h io wə	茄子
[u]	開音節	t ^h u wə	兔子
	詞尾為元音	heu wə	猴子

1.4. 變調

葉瑞娟(1998)指出根據《漢字古今音表》，小稱詞本調應為陽平(李華珍，周長楫 1993:39)，即在四縣客語裡調值為 11，在海陸客語裡調值為 55。根據我們調查結果發現，新埔海陸的小稱詞[ə]絕大部分調值皆為 55，只有在一些表示很稀少的量詞重疊形式之後加接的小稱詞[ə]，其調值會變為 42，目前僅發現二個例子如下：

量詞	釋義	重疊形式	釋義
ʒit ² tit ⁵	一點	ʒit ² tit ⁵ tit ⁵ də ⁴²	一點兒(有很少的語意)
ʒit ² liap ⁵	一粒	ʒit ² liap ⁵ liap ⁵ bə ⁴²	一粒粒(有很少的語意)

另外一個例外為擁有副詞功能的小稱詞[ə]，其調值為 33，在語料中也只有這麼一個例子，即「笑笑地」[siau³³ siau³³ wə³³]。

而四縣 A、四縣 C 的小稱調值就不像新埔海陸那麼固定，不過它們變調形式是有規則可尋的，兩者的變調形式相同，其規則如下¹¹：

⁹ 根據四縣 A 闡述，「木瓜」一般不會加小稱詞，然而加上小稱詞也是可行的，但是另外三位發音人(四縣 B、四縣 C、新埔海陸)皆認為「木瓜」不能加上小稱詞[ə]。

¹⁰ 同註解 15。

¹¹ 與葉瑞娟(1998)研究新竹四縣客家話「兒」的變調不同的是，其陽平 11 之後所接的小稱詞調值為 31，然而我們所蒐集的四縣 A 與四縣 B 的語料皆為 11。



陽平 11 → 陽平 11/	{	陽平 11	+ _____	
		陰上 31		
		陰入 2		
		陰平 24		
陽平 11 → 上聲 31/		陰去 55		+ _____
		陽入 5		

四縣 A :

小稱調值	小稱出現的環境	例子	釋義
陽平 11	在陽平之後	ʃam ¹¹ me ¹¹	蠶
	在陰上之後	han ³¹ ne ¹¹	蚬子
	在陰入之後	sok ² ge ¹¹ /ve ¹¹	繩子
陰上 31	在陰平之後	mun ²⁴ ne ³¹	蚊子
	在陰去之後	t ^h u ^{5 5} we ³¹	兔子
	在陽入之後	hap ⁵ be ³¹	盒子

四縣 C :

小稱調值	小稱出現的環境	例子	釋義
陽平 11	在陽平之後	ts ^h am ¹¹ mə ¹¹	蠶
	在陰上之後	ham ³¹ mə ¹¹	蚬子
	在陰入之後	sok ² gə ¹¹ /və ¹¹	繩子
陰上 31	在陰平之後	mun ²⁴ nə ³¹	蚊子
	在陰去之後	t ^h u ^{5 5} wə ³¹	兔子
	在陽入之後	hap ⁵ bə ³¹	盒子

四縣 B 與四縣 A、C 在小稱詞的調值上呈現不同的情況，基本上四縣 B 的小稱詞[ə]已經跟新埔海陸一樣，有很固定的調值了，其調值為 31，在語料中只有發現兩個例外如下表：

例子	釋義	se ^{5 5} +例子	釋義
heu ¹¹ wə ³¹	猴子	se ^{5 5} heu ¹¹ wə ¹¹	小猴子
sok ² gə ³¹ /və ³¹	繩子	se ^{5 5} sok ² gə ¹¹ /və ¹¹	細繩子

由上表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加「小」[se^{5 5}]之下的「猴子」與「繩子」，其小稱詞調值仍然維持 31，然而在前頭加上「小」[se^{5 5}]之後，其小稱調值卻變為 11 了。最後，綜合整理如下表：

小稱詞調值：

	有無變調	調值
四縣 A	有	11、31
四縣 B	無	31
四縣 C	有	11、31
新埔海陸	無	55

2. 小稱詞的功能

葉瑞娟(1998)指出客語的小稱詞在詞法功能上主要有三種功能，分別為辨義功能、派生功能、純造詞功能，我們也同樣發現四位發音人的小稱詞皆有以上三種功能，以四縣B為例，「麥」[mak]若加上小稱詞[mak gə]，則意思會變成麥種或麥穀之意，即為小稱詞的辨義功能；動詞「夾」[kiap]若加上小稱詞[kiap bə]，便成為一個名詞，此即為小稱詞的派生功能；另外，有絕大多數的詞彙都不能脫離小稱詞而獨立成詞，像是「桌子」[tsok gə]，不能只講[*tsok]，這裡的小稱詞已經成為一種黏著詞素了。

在語意功能方面，一般來說，四位發音人的小稱詞皆已經沒有指「小」的意義了，若要指「小」的話，有以下幾種方式，第一，在詞前面加個「小」[se]，像是四縣B的「小雞」，可以說[se kai ə]，第二，則是在詞後加上一個「子」[tsi]，同樣地，「小雞」可以說[kai tsi]，然而加上「子」的用法一般多用於有生命的詞彙上，第三，就是綜合前面兩者，分別在前頭加上「小」[se]、在後頭加上「子」[tsi]，像是「小雞」，可以說[se kai tsi]，然而其語意略有不同，因[kai tsi]已經是「小雞」的意思了，再加上「小」[se]，則有小雞群裡面，較小隻的小雞之意。另一方面，雖然說小稱詞已經沒有「小」的意含，然而有些詞彙若前面沒有加上「小」的話，小稱詞不能出現，然而若有加上「小」時，小稱詞就可以出現，四位發音人的結果都有此種現象，以四縣A為例子，「衣服」[sam]單獨時不能加上小稱詞[e]，然而若前面有「小」時，就可以加上[e]，即「小衣服」[se sam me]，筆者推測，此原因可能為，雖然客語中的小稱詞虛化程度已經很深了，然而卻還不是完全虛化的狀態，所以才會有此種現象產生。

在語用功能方面，第一，一般來說，若詞彙加上小稱詞，會讓說話者的語氣有柔化的作用；第二，就情感層面而言，加上小稱詞可以表達親密的作用，像是女子名加上小稱詞就有此種功能，像是「阿梅兒」[a moi ə]表示為親暱的稱呼¹²，另一方面，小稱詞不但可以表示親密的作用，也可以表示說話者輕蔑的態度，像是說日本人為[nit pun nə]，就有輕蔑的意含在裡面；第三，一個詞彙若平常沒有加小稱詞，一旦在語言使用上加上小稱詞之後，則有強調的作用，例如「圓桌」[ʒen tsok]，若加上小稱詞[ʒen tsok gə]則是表示要強調是在許多不同張桌子裡面的那張圓桌。

陸、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為四溪計畫語言群組的子計畫之一，主要目的為研究四溪流域區域內語言接觸的社會語言學現象，即「四海話」(四縣客家與海陸客家話的混合語)的研究。台灣中北部的新竹縣市和苗栗縣有四條河貫穿其間，從北到南分別是鳳山溪、頭前溪、中港溪和後龍溪，而這四溪流域正是全台灣客家居民最多最集中的地區，其中新竹縣有百分之六十四為客家人，其中有百分之八十說海陸客家話；至於苗栗縣則以說四縣客家話的居民為主。但三個縣市都不是純客縣市，因此這些地方的客家居民都和說其他語言如華語、閩南語、泰雅語及賽夏語的居民

¹² 男性一般是在姓名後面加上[ku]來表示親密的作用。

比鄰而居，因此在此地區的客家居民有一大部分都是雙語或參語人，這正是研究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最佳的環境。

本計畫為三年計畫，每一年分別研究不同且有特色的鄉鎮，第一年為新竹縣新埔鎮，第二年為苗栗縣後龍鎮，第三年為苗栗縣南庄鄉，而其中第一年計畫已經完成，本成果與自評亦即針對第一年計畫做一個完整的檢視。

新埔鎮為客家人佔多數的鄉鎮，此地的客家人大部分說海陸話只有少數說四縣話，但因為長期比鄰而居，生活上長期密切交往而形成一種特殊的客家話混合腔，羅肇錦教授稱之為「四海」客家話。自鄧盛有(1999)的碩論就不停地有關於「四海話」的論述發表。這些論述（見後附書目）都是有關不同的客語地區所發現的四縣與海陸客家混合語，但因為各地說四縣話與海陸話的人口比例不同，交往互動的方式也互異，因此各地所形成的「四海話」並不一致。本研究希望透過對新埔鎮的「四海話」在語音、詞彙、語法的結構、形成的原因，以及當地人對「四海話」的態度等進行深入的研究，並就這幾個方面與其他地方的「四海話」進行比較，以求得台灣島內四海話形成之共同原因，以及在語音、詞彙及語法方面之共同點及各地四海話的特色。因此，在第一年計畫裡，本研究針對新埔鎮裡具有代表性的四海客家話說話者進行細密的調查研究，本計畫預期在第一年計畫裡所要完成之工作項目分別為：(1) 完成文獻之蒐集、研讀，(2) 設計調查的重點，(3) 完成詞表及句表規劃，(4) 完成到新埔方言點進行四海話特徵田調之規劃，(5) 進行田調，(6) 整理田調語料並輸入語料庫，(7) 完成有關新埔四海話語音、辭彙、語法之研究論文。根據以上幾點項目，在第一年裡絕大部分都已完成，簡述如下。

文獻之蒐集（請參見附錄）與研讀皆已完成，而本次設計調查之重點著重在新埔四海話的聲、韻、調之類型，並且觀察其中小稱詞的特色，根據以上重點，我們分別設計了兩份田野調查詞表，一份為調查其聲、韻、調，另一份則為調查其中的小稱詞。我們從四月開始，即展開對新埔四海話方言的調查，並且針對四位發音人進行田調，並於田調結束後，即著手整理田調語料，並開始著手撰寫調查研究論文。另一方面，我們也在十二月二十、二十一日在交大舉辦的第二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上，將調查結果發表於研討會中，與其他學者交流。

然而本研究尚有幾個不足之點，首先，即尋找發音人的問題，在本計畫最初，已經找到一位確定可以配合我們的發音人，並且從該位發音人開始著手田野調查工作，然而因為該位發音人某些個人因素，常常因故無法配合我們的田野調查時間，所以在田野調查的時間安排上，也因此延遲了一陣子，而之後才又開始尋找可以配合我們工作的其他發音人，所以，在之後的兩年計畫裡，也會以此為誡，而不因此拖延了計畫工作的時間。第二點，由於時間的因素，我們田野調查的重

點幾乎都著重在詞法上面，而在句法上面的面向則未加琢磨，是較為可惜的地方。

而本針對新埔鎮「四海話」的研究，提供了因語言接觸而產生的「四海話」的研究領域更多的語料以及例子，並且以期將此研究與其他地區的「四海話」研究做更進一步的比較研究，檢視「四海話」的異與同，以及各地區的地方差異等，並且以本研究為底，為之後兩年計畫的開展做準備。另一方面，在之後也可以從語言接觸理論觀點來考察新埔四海話形成的原因並和在台灣最近才逐漸形成的台灣閩南語共同腔(洪惟仁 2002；曹逢甫 2004)做一全面的比較。

柒、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截至目前為止已經發表了一篇論文於國際研討會上，待略加修改過後將會刊登於該會議的會後論文集。此外，尚有一篇關於四海話小稱詞的論文正在發展中，待撰寫完畢亦將投稿至其他研討會上。

本年度的研究重點在於新竹縣新埔鎮「四海話」的語言現象，且藉由老中青三代發音人來觀察新埔鎮「四海話」之現況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討論重點主要分成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探討的是四縣與海陸在聲韻調方面的系統性差異；第二個部分則針對其系統性差異來觀察三位發音人表現出的語言現象；第三部分著重在詞彙使用之異同。聲韻方面，新埔鎮「四海話」大部份呈現海陸之特徵；聲調部分則保留較多的四縣特徵；詞彙方面以海陸詞彙為主。此外我們觀察到一個現象：年紀愈輕之發音人所說的「四海話」顯示出越多的海陸特徵。藉此，我們推論新埔鎮的「四海話」正朝著「全海陸化」方向演變中。

第二年的預定調查地點為苗栗縣後龍鎮，鎮內的人口結構為3/4 閩南人，1/4 客家人。本計畫在後龍鎮的研究將著重於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例如：閩客語之間、閩南與道卡斯語之間、以及客語和道卡斯與之間的轉換。語料調查的重點將聚焦在稱謂、地名、代名詞、小稱詞以及聲調這幾個部分上，這是由於這些特徵較不易隨著時間、使用者、及環境的變遷而改變，我們可以透過這些特徵的研究分別做一個時間上縱向(longitudinal)、或是針對某一時期做一個橫斷式(cross-sectional)的研究，如此便能逐步推得這三個語言(閩語、客語、道卡斯語)之間的滲透情形。此外，我們也將對比分析第一年的研究成果與第二年的調查發現，抽絲剝繭出新埔與苗栗客語的演變變因與演變結果的異同。

捌、附錄

參考書目

- 王福堂. 2005. 《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北京：語文。
- 古國順等. 2005. 《臺灣客語概論》。台北：五南。
- 江敏華. 2006. 《麗水方言小稱語音形式的語法化輪迴》，漢語方言小稱詞小型研討會論文集。

- 
- 呂嵩雁. 1994. 〈臺灣客家次方言語音探究〉,《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40-57。
台北：客家雜誌社。
- 呂嵩雁. 2004. 〈台灣客家話的語言接觸現象〉,《花蓮師院學報》18:1-24。
- 張素玲. 2005.《關西客家話混同關係之初探》,台灣語文與語言教育 6, 105-119。
- 葉瑞娟. 1998.《新竹四縣客家話”兒”的研究》,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研討會。
- 楊時逢. 1957.《臺灣桃園客家方言》。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
- 鄧盛有. 2003.《從新竹縣的「四海話」探究客語的語言接觸現象》,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 5, 1-25。
- 鄧盛有. 2003. 〈台灣四縣客語與海陸客語的比較研究〉,《客家文化研究通訊》5: 30-61。
- 鄧盛有. 2005.《語言接觸後的語言演變情形 以桃園縣「四海話」為例》,陳世松主編《四川與客家世界：第七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 941-970。
成都：天地。
- 羅肇錦. 1990.《台灣的客家話》。台北：台原。
- 羅肇錦. 2000. 〈台灣「漳州客」的失落與「四海話」的重構〉,收錄於徐正光主編的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宗教、語言與音樂》, 267-283。
- 鍾榮富. 1997.《漢語的唇音異化之研究》,國科會專案計畫之研究報告。
- 鍾榮富. 2004.《台灣客家語音導論》。台北：五南。
- 鍾榮富. 2006.《四海客家話形成的規律與方向》,語言與語言學 7.2, 523-544。
- 研討會發表論文：
- 曹逢甫, 2008. 〈新竹縣新埔鎮四海客家話研究〉,《第八屆國際客方言研討會》。
清華大學, 新竹。